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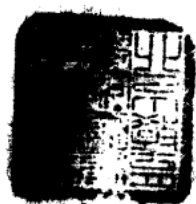
表

不回

林 巨 正

(下)

〔朝鮮〕洪明熙 著
姜信道 译



對外貿易教育出版社

329941

内 容 提 要

《林巨正》这部历史小说，写的是十六世纪中叶朝鲜的农民斗争。内容包括两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描写以农民武装的头领林巨正为首的李凤学、朴有福等八名英雄好汉沿着各自的艰难曲折的人生道路向造反的根据地——青石沟汇集的过程；第二部描写由几十名好汉组成的农民武装在大头领林巨正的统帅下，向封建统治者展开各种斗争的场面。他们以扫荡土豪劣绅的安城奇袭战为开端，掌握平壤至汉城的交通要道，逐渐把斗争引向更加广阔的地区，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屡屡重创前来镇压的官军，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

小说的故事跌宕起伏，叙述生动，人物性格的民族特点非常鲜明，对十六世纪五十年代朝鲜历史和社会生活有着相当认真的描绘。

林 巨 正

(下)

〔朝鲜〕洪明熙 著

姜信源 译

责任编辑 周 斌

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

(北京和平街北口北街)

北京兴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 787×1092 1/32·印张 22.375·字数 502千字

1988年2月第1版·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定价 5.40 元

ISBN 7—81000—001—2/I·005

目 录

青石沟.....	(1)
松岳山.....	(236)
报复.....	(309)
笛子.....	(484)
平山之战.....	(563)

青 石 沟

一

那年月，朝鲜各地的农民纷纷弃农上山，拿起刀枪，成群结伙造官府的反。其中尤以黄海道为甚，黄海道一带成了他们事实上的根据地。

黄海道人比其他道的人粗野吗？不。黄海道的贵族比其他道的贵族狠毒吗？也不。黄海道的官府比其他道的更暴虐？官吏衙役、牢头禁卒比其他道的更贪赃枉法？都不是。然而黄海道的百姓就连温顺的良民也都手持器械进了山。

良民变成“山贼草寇”无疑是因为朝廷的苛政。最使百姓不堪忍受的是贡税和戍边。贡税不仅名目繁多，数量也惊人，实在无力承受。派赴鸭绿江边戍守边关，这更使百姓深恶痛绝，民心因之大乱。

黄海道无论是土地和人口还是特产和物产都远不及南边的庆尚、全罗和忠清三道，然而贡税的品目和数量却远远超过这三个道。仅以比比皆是的獐子而言，非要大的出奇才能算数，往往百里择一才勉强过关。尽管如此，獐子总还是好办，但鹿就难了。也许在李王朝初期，这一地区鹿还不少，但到了这个时期它已濒于绝种。明知本地不出产，却偏要列入贡品里。鹿茸是药材，鹿脯可以食用，贡它们还有情可原，

但鹿尾、鹿舌之类用途不详的东西也要进贡，就令人费解了。本地不出产，只好进京采购。可笑的是，采购来的东西往往是头年纳贡而流入市面的陈货。这些贡品从官廷的司饕院到京城的市面周而复始地循环，可把黄海道的穷百姓害苦了，因而与其说是可笑，莫如说是痛心疾首了。

三伏天气送鲜肉鲜鱼进京，一路上自然会变色走味，验收也就很难合格。要想蒙混，那就得从上到下烧香磕头，大送人情。难怪俗话说：进贡签子串，行贿赂子驮。

沉重的贡税负担使得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到处啼饥号寒。然而，监营的监司、官衙的郡守县令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热衷于中饱私囊，从已经瘦骨嶙峋的百姓身上敲骨吸髓，百姓哪能不怨声载道？

黄海道的军役，除番上京师酌定期服役外，还要戍守平安道的边关。每次戍边要派甲士骑兵两千名到义州、梨山、江界等要地，从当年十月一日守到第二年的二月底。这由四千名甲士分两批轮换。

由于戍边的地点有近有远，有好有坏，掌管军务的官吏便借以要奸，贿赂公行。送厚礼者自然派到又近又好的地方，不送或送薄礼者即派到又远又苦的地方。于是人们即使倾家荡产也要设法送礼。无独有偶，来到驻地后，当地的土司称其为皇军，视如到口的肥肉，竭尽敲诈之能事。这样一来，戍边一次，囊空如洗，戍边两次，家徒四壁，戍边三次，性命难保。如若逃跑，不仅满门抄斩，连左邻右舍也跟着惨遭无妄之灾。

乙卯年，打退倭寇入侵之后，朝廷决定撤销北方的戍边，黄海道的百姓以为得救了，无不欢天喜地。然而，平安道的监

司和兵马节度使唯恐断了生财之源，罗列种种理由上奏朝廷，结果不到四年又恢复了戍边。是可忍，孰不可忍。

黄海道的百姓要雀头顶刀子，豁着干了。反正扯了龙袍也是死，打死太子也是死，与其被活活折磨死，莫如拿起刀枪拚个死。夜里成群结队举着火把袭击暴虐的贵族家是常有的事，光天化日之下攻进城里，冲破牢门把无辜收监的人放出来，打进官府向恶贯满盈的郡守县令讨还血债的事也时有发生。黄海道二十四馆管辖内，多处有这样武装的强人活动，其中最威势、最有名望的便是青石沟人。

青石沟出身的老吴头一直凭借他的地盘，岁数和三寸不烂之舌，非正式地充当了首领角色。然而，他比谁都明白自己的人品和能力不配做首领，根本不是那块料，于是早已准备找适当的机会，推举林巨正为首领。

林巨正带着吉莫奉和郭能通回到青石沟的那天晚上，众头领聚集在林巨正家的厢房里，议论一番安城之战的正反经验之后，老吴头郑重其事地拿着架势，开了口。

“诸位，我有一句话要说。”他干咳了一声，说：“至今为止，事无巨细，都是由我们大家共同商定的，我提议从今往后，要从我们当中推举出一名队长，由队长来发号施令，按队长的号令和队长制订的章程来办事才好。”说罢，他举目环视众头领。

徐林、李凤学和黄天王童，他们为人机敏，立刻领悟到老吴头的用意；林巨正、朴有福和裴石，他们已有成算，听得出老吴头的打算；愚笨的郭五柱和头脑简单的吉莫奉以为老吴头自己想当队长，首先摇头反对。

“你那么想当队长？”郭五柱气不岔儿地质问道。

“要是我想当的话，你肯选我吗？”老吴头呵呵笑道。

“事情再急，哪能没有一会儿商量的时间呢？”吉莫奉也扭着嘴巴说。

“商量是要得的，是很好。可是事事都要大家来商量，那就会让狗把神主叼走的，要误大事。”老吴头抚摸着胡子回答道。

“凯旋归来的将士总是要犒劳的，这会儿突然提出要选队长，是不是想选出队长之后再排筵？”徐林笑嘻嘻地插嘴道。

“真不亏是头等谋士。”老吴头拍起巴掌哈哈大笑起来。

“队长是打算怎么个推举法呢？”

“明天早上到聚会厅再商量吧。”

“光推举队长，不选中军了？”

“我看中军就不选了，这也一块儿商量商量。”

在老吴头和徐林交谈的工夫，郭五柱和吉莫奉也扯了起来。

“有了队长（和铁匠是谐音），我就要他给我打一副铁连枷，怎么样？”

“你有一副铁连枷，再打一副做什么？我赤手空拳的，倒应该给我打一副才对。”

“你也想用铁连枷？”

“不，我想用一钢鞭。”

看这两个扯个没完，朴有福瞪了一眼郭五柱，裴石向吉莫奉打了个手势制止了他们。

次日早上，众头领聚集到聚会厅。

“好，让我们开始商量选队长的事吧。”老吴头望着大家坐众后道：“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商量的，是不是？就让我推举林头领为队长怎么样？”

除了林巨正本人一声不吭外，其余头领异口同声表示赞成，齐声叫好。郭五柱和吉莫奉特意回过头来向老吴头点了点头。

老吴指使一名部下把事先准备好的朱红色交椅拿到聚会厅放在了正当中，同徐林一道来到林巨正面前敬请他入座，正要在左右搀扶时，林巨正便摇手制止，迈着矫健的步伐走上前来坐在这把交椅上。新首领就坐后，老吴和徐林同各位头领一道排成一队，依次以军礼表示祝贺，然后召集部下重新行了军礼。

林巨正当上队长，坐了第一把交椅后，听了老吴的进言，命徐林为军师，又按徐林的建议定申不铉和郭能通为左右侍卫官。这样，徐长史成了徐军师，增添了申侍卫和郭侍卫。其他头领则依然称呼为头领。军士之上再设军官，由各军官带领一队人马。在聚会厅聚会的程序也作了变更，定每天早上来厅视事。聚会厅的正面，排上三把交椅，东西两侧也各摆上三把交椅。除了正面正中的一把交椅高得出奇外，其他的一律矮一截子。很显然，高椅是队长林巨正的座位，队长的左侧是老头领老吴的座位，右侧便是徐军师的座位，李凤学、朴有福和郭五柱坐在东侧，裴石、黄天王童和吉莫奉则坐在西侧的座位上。这就是重新排定的坐次。每日早上，当队长来到聚会厅就坐时，众头领便相继前来向队长行军礼之后各就各位，接着各位军官步入会厅向众头领行完军礼退出，最后全体军士进院列队行军礼。这就是新规定的上朝视事的

程序，亮相、行军礼和退出还必须唱名唱喏。

林巨正当选为队长的这一天，山寨大排酒筵犒劳参加安城之战或留守山寨的全体人员，然后为安顿新投奔青石沟的郭能通的下和安城民乱的发起者而忙乱了一阵。都安排停当后，才轮到裴石和吉莫奉安家。原来这两位头领占用的聚会厅左右房间，遵照队长的旨意分别由申不绌和郭能通住进。

申不绌孑然一身，甚觉孤独。林巨正看在眼里，于心不忍，在朴有福面前提起打算给他娶亲的事。

“和吴头领的养女配成对儿怎么样？”朴有福提议道。

“这倒也不错。那丫头多大啦？”

“今年不是十九就是二十了。”

“都成了老姑娘了。”

“个头也大得很。”

“要不要请吴头领来说一说？”林巨正立即转念，改口道：“得老两口都允许才行。我看还是你到他家去一趟吧。”

老吴自从林巨正出任队长后，已要求自己退居后台，林巨正也考虑他上了年纪，免去了每天的例行朝会，于是老吴多半在家中同开药房的许生员和拘留在山里的看相先生聊天消闲。

朴有福去老吴家回来说：“吴头领两口子满口答应，要大哥你做主。”于是，林巨正立刻把申不绌叫来问了问他的意向，申不绌听了，喜出望外。他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不日举行婚礼安了家。

申不绌完婚后没过几天，从东边的深溪和北边的岫里帽传来有官军开进的消息，紧接着南边的阳地和西南角的塔岭以及西边的金桥驿先后告急，都说官军打进来了。打前阵的

官军到路边的村庄抢劫财物时，被青石沟的头领们率领的军士迎头痛击，落荒而逃。然而大军将随即赶到，着实让人担忧。

林巨正召集众头领商议抵御官军的计策，按理应首先献计的徐林却迟迟不启口，直至众头领每人都说完。

“徐军师为何不言语？”林巨正带着责备的语气问道。

“鄙人正在琢磨一件计策，还没有想妥，因此不好开口。”徐林回答道。

“现在不能说，那么几时能说呢？”

“白天再想一想，晚上再来进言。”

“那么，你就不必坐在这里了，回家去想就是了。”

“回家静卧在炕上独自深思，再好不过了。那么这就告退了。”

徐林退出后，朴有福建议等徐林拿出妙计再做商议，然而郭五柱嘴巴一扭，无端地愤愤不平，吉莫奉和黄天王童也面有愠色，显然一肚子不高兴，甚至连裴石也表示异议说，为何非要先听取徐军师的主意才能商议呢？于是大家继续议论了好大一会儿。

众头领的议论无外乎两种：一种主张全体头领分为四路同时向四面出击，同官军对阵；一种主张众头领集中出击，将官军个个击退。

林巨正一直只听不说，但当众头领都为自己的主张争得脸红脖子粗时，制止大家道：“别吵啦，与其无休止地争论，莫如我和徐军师单独议定，今天就不再议了。”

临近傍晚时分，众头领各自回家，林巨正一人坐在厢房冥思苦想。这时，徐林走了进来。

“这么早就吃完晚饭了？”

“吃过了。”

“真早啊。”

“匆匆吃了几口就来了。”

“这会儿想妥了？现在能说了吗？”

“是的，为的是想趁现在安静的机会禀报，急急巴巴赶来了。”

“到底是什么妙计呀？”

“能到里屋僻静处谈才好。”

“怕走漏消息？那好办，让人把住大门，不让任何人进来就是了。”林巨正说罢，望着外边喊道：“外边有人吗？”

申不桀大声应答着跑了进来。

“郭能通他吃饭去了？”

“还没去。”

“你让他去吃饭，然后你到外边站着，不许任何人进来。你也是，我不叫你，你就不要进屋来。”

“头领们来了也不让进吗？”

“你不会说我不让进的吗？”

“是，明白了。”

申不桀还没有出去，老吴却已走进了厢房院里。老吴因白天缺席，这会儿是来向队长赔不是的。不桀见他来了，慌忙跑出去挡驾道：“队长有吩咐，暂时不让放人进去。”林巨正在屋里听见，走了出来，责备也似地支开申不桀说：

“给让开！”，然后向木然站在那里的老吴问道：“有事找我吗？”

“不，只是因为白天不曾来，这会儿来想打个照面。”

“没有别的事吗？”

“没有。”

“那就请回吧。我正要和徐军师商议计策，怕走漏消息刚刚吩咐他别让人进来。”

“是吗？那么我这就回去了。”

老吴走后，林巨正说：“现在你就到门外站着。”连申不绌也打发出去，走进屋里坐定。

“好了，现在可以说了。”林巨正催促道。

“白天我走后，众头领都议论些什么了？”徐林在谈自己的想法之前先问道。

林巨正便把白天众头领议论的两种主张扼要地介绍了一遍，然后说：“没有定论，我说我要和徐军师商定。你就把你白天设想的妙计说说吧。”

“那两种主张都很好。但是，用那种打法对付这批官军，毫无取胜的把握。”

“你是说我们很难打胜？”

“是的。”

“你是怎么探知官军内幕的？”

“没有怎么探问，只是我心中有数。”

“心中有数？光靠你的心算论胜败，岂不可笑？不过，你先把心中的数掏出来看看。”

“很明显，从北边来的准是新溪的官军，从西边来的准是舟场和平山的官军，从东边和南边迂回过来的准保是松都官军，这支官军里难免也夹有京军。今年暮春，黄海道的监司被撤换，松都的都事也被调换，这您不也知道吗？只懂得鱼肉百姓的黄海监司所以被撤换，是因为我们；一直由文官

担任的松都都事被换成武官，也是因为**我们**。那么新任职的黄海监司和松都都事联合起来攻打我们是**可以预料的**，可他们到职三个月来一直按兵不动，**毫不声张**，而时至今日才兴师动众，这很可能是被安城事件吓破了胆的朝廷给他们下了死命令。”

“你的意思是说，因为是奉朝廷之命出动的官军，准有充分的准备，不能轻易冒犯他们，是吗？”

“正是。”

“我看你是动了不少脑筋，可是没说对。”

“您这话怎么讲？”

“尽管官军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依我看，他们还是乌合之众，不足以害怕，不愁击不溃他们的。”

“您是想和官军正面冲突吗？”

“不。”

“究竟是什么意图，我怎么就听不明白呢？”

“你听我说徐军师，你不要只着脚趾尖，要抬头瞭望前方。”

“什么？”

“徐军师，你能相信我们可以靠现在的力量去夺取海州监营吗？”

徐林听了，顿时瞠目结舌。林巨正靠近徐林身边继续说：“如若我们只顾自己的安危，蹲在山中不动窝，的确没有什么可忧愁的。那些官军算得了什么？可以靠自己的力量阻挡，抵挡不过的时候也可以躲避。但是，我们不是为了眼前的自身安危，为的是往后要干一番大事。要想大干一场，首先要**把黄海道掌握在我们手中**，然后去占居平安道，闯出个地盘

不然怎么能和贵族争八道江山呢？所以，在掌握黄海道之前，我们尽量要扩充自己的队伍，壮大自己的力量才是。你说是不是？”

徐林张着个大嘴听完林巨正的话，扬起眼眉，喘着粗气，吃力地反问道，“光占居黄海道也至少有千余名军士才行，是不是？”

“依我看，没有那么些人也能成。”

“何以见得呢？”

“如今不是各地都有不少人起来造反吗？何不把他们都拉到身边呢？”

“各地哪来的那么多人？”

“就拿黄海道的来说，平山郡有云达山派和灭恶山派，瑞兴郡有小跃岭派和老巴岭派，丰天和松禾有大跃山派，黄州有成贤岭派，载宁有广浅滩派，遂安有黑野派，信川有牛山派，谷山有银金铜大岭派，各地还有不少。这许多派，一派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如若我们把这许多好汉统统纳入我们的指挥之下，然后约定个日期，同时举事，趁机打进海州夺取监营。这样，黄海道不就成了我们的了吗？”

“可是那些各立山头的好汉们哪能那么容易听我们指挥呢？”

“他们也都是贵族和官府逼上山的嘛，只要我们深明大义，披肝沥胆，我想他们是不会不响应的。”

“会吗？”

“即使有些山头不响应，也只要用我们的声势稍加影响，就会听从的。”

“那么，您看怎么办好呢？”徐林听了林巨正令人惊愕

的一席话，变得懵懵懂懂，反而问起林巨正有何妙计来了。

“这里是层峦叠嶂的深山，地理位置很好，但是在积蓄力量期间不能只扎在这一个地方，必须还要在江原道、平安道和咸镜道找到这样的地方，在几个道之间活动，使官军弄不清我们的踪迹。这只不过是初步想法，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

“率领队伍游动在各道之间，谈何容易。”

“假如不带队伍，把队伍隐蔽在各地呢？”

“把队伍隐蔽在各地？怎么个隐蔽法呢？”

“好比说，我们要离开青石沟，你能把军官、军士一百几十个人连同他们的家属都带着开拔吗？就得托那些能听我们的话或同我们有联系的官吏，比如江阴和平山的吏房，兔山的座首和长端的户长，让他们分头在城乡之间安置下来。”

“我们离开后，他们告密不就糟了吗？”

“尽管他们是脚踏两只船的，但是只要在托咐给他们的时候，好好关照一声，总会掂量掂量，不敢轻举妄动的吧？”

徐林扭着脖子满脸狐疑地听完林巨正的话，突然眨巴着眼问道：“假如按照队长您的意思先积蓄力量的话，是要尽量避免不必要的交战，是吧？”

“那当然。”林巨正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去，并点了点头。

“那么，这次官军打进来，也要躲避一下，不要交战好不好？”

“他们从四面围攻，不交战怎么能躲避得了呢？”

“只要决心避开，办法倒有的是。我们悄悄离开，

官军只能抓一些无辜百姓去非刑拷打，聊以塞责的。”

“那岂不嫁祸于百姓了吗？”

“我们何必冒这个险呢？悄悄溜掉，不就对实现您的意图也很有利的吗？”

“有什么好处？”

“您刚才不是也说不必要的仗尽量不打吗？”

“那也不能让无辜的百姓替我们去挨打受罪呀？那成何体统？与其那样，还不如我们坐以待毙呢。”

“……”

“请你想一想有没有一种既能不伤害百姓又使我们能安全脱身的妙计。”

“这么说躲是躲定了？”

“你怎么过去聪明现在糊涂？我们一直在商量什么了？”

“是，明白了”徐林喜形于色，乐滋滋地搓起手来。

“江原道或平安道会有合适的地方吗？”

“可不有咋的。依我看，江原道呢，数伊川的广馥山或周阴洞好，咸境道以安边的黄龙山或德原的铁冠附近为最好，平安道则数阳德的高寿德和孟山的铁瓮城，还有成川的希山、济物城一带也都不错。”

“你看我们这次躲到哪里最好呢？”

“到离这儿不远的伊川广馥山为好。”

到伊川至少也得打两仗才行吧？”

“在我们离开此地之前，要击退西北两侧的官军，打开通道才行。”

“那就是说，还是要打两仗。”